

吴旗县志通讯

第 三 期

一九八三年^四月五日

吴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办

《吴旗县志》办公室编

来 稿 选 登

吴旗县人民在民国初年，除受帝国主义侵略，内遭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外，先后还遭到土匪鲁占魁、郭坚、张九才这三大土匪的烧杀、抢劫。老百姓不能安宁，造成田园荒芜，民不聊生。为了防止匪军的蹂躏，老百姓家家户户当时修筑了崖窑洞和堡垒，得到匪军要来的消息，便携幼扶老，拖儿带女，向高崖窑洞逃匿。当时据老年人谈：吴旗周围修筑的崖窑洞九十多处，土堡垒三十多处。这些避难所只能避土匪的人身杀害，财物却被抢劫，生活极度困难，大部分群众日趋贫困。民国九年，吴旗人民推举同炳章、刘丕基、刘丕英、袁裴然等上诉“保安县”长王存寿对老百姓的剥削罪行，派刘丕基赴榆道署上诉。不料王存寿与上峰军阀井岳秀有勾结，反罪刘丕基等人藐视国法，闹事生非，几乎遭到毒杀。

民国十五年陕北井岳秀军阀，派他部匪军赵立城带一个骑兵团驻扎吴旗周围。明目张胆，抢劫老百姓，奸淫妇女，抢杀人民。当时我们念书的小学生都不敢白天过宗湾子和金汤镇。白豹川孙万贵，就被这些匪军几次抢劫，杀死数人。赵匪在吴旗半年之内，抢劫户数达百余户，杀死无辜的人民二十九个。其他财物不计其数。百姓在无法忍受中，群起向上峰控诉。地方开明人士有宗步伦、刘士杰、刘丕英写呈状代表地方向省府申诉，但无济于事。反而引起赵立城团长的不满，更加猖狂。民国十六年张鸿儒、任和亭、刘丕基带领的国军才把赵立城赶出吴旗地区。同年冬，各县为救济吴旗，金汤一带因土匪遭殃的老百姓共捐两千多白洋，但这部分捐款，被地方绅士私吞，老百姓一文未得。

吴旗地方，革命前无县政府。是保安、靖边、定边、庆阳四个县的边陲地方，仅吴旗镇这个小街，归靖边、定边两个县管属。洛河西边又归庆阳所属。因此，这个区域在民国初年成为三管三不管的地方，苛捐杂税，收粮收款，三个县争先恐后派兵丁催讨，遇上荒年和土匪灾难，无人过问。特别是地方恶棍，土皇帝勾结县衙和地方军阀，欺压人民，更胜于猛虎。当时吴旗川有四大豪富，金佛坪的张廷芝、马营的冯捷三、塔儿湾的吝××、刘沟门的袁占鳌，这四家中特别是张廷芝，不仅是吴旗的土皇帝，也是三边的恶霸王，又是陕甘两省军阀的爪牙，残害人民的凶手。

民国十九年后，吴旗劳动人民中出现了反封建反地方恶霸斗争的

的青年。其中有为革命牺牲的袁万祥、贺满朝、黄万银、马福济。还有病故的吝士魁同志。有健在的革命干部刘景范、张明科、张明玉、张连有、张连登、白国明、袁耀秀、刘儒仁、张有德、刘景权、刘增贵、刘增福等。以后有在抗战中参加革命的刘宗汗、王宏惠、吝士耀等同志。在杰出的革命先烈刘志丹同志影响下踊跃的参加了对敌斗争。

在中央未到陕北前，劳苦人民对官府压迫剥削，对地方豪绅恶霸逼债抽丁，抽民种大烟，以及各种残酷剥削，不堪忍受，切齿而恨。思想上已产生了对敌斗争的萌芽。这些人在以后土地革命中起了骨干作用。

我在高小念书时，寒假回到家，曾亲眼见到保安县警察党明忠，带领数名警丁，到现在吴家关公社西沟塔（当时属保安县管），党住在排头家。有一个农民刘丕绪，家中因丧妻又加年荒，家境极困难，因欠公款一元二角，被请到排头家，在石墙边用井棍将刘丕绪披头盖脑的打，后给党明忠送了一两大烟土才宽限三天。祸不单行，不多几天，刘沟门豪富袁帮杰之子袁景枚，带领家丁，于古历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到他家讨债息。袁将骑的大骡子拴在刘丕绪的窑门框上。小孩要出门，骡子惊了，将破门和框全部拉下。骡子在院子跳圈子，小孩吓的连哭带跑向他父亲身边。刘抱起小孩说：“门拉垮不要紧，几乎把小孩砸死”。袁景枚脸色一变，凶相毕露，用皮鞭向刘背部、头顶用力抽打。骂到：“娘卖娃，我的几百元骡子惊了，几乎碰死。我还没说啥，压死你，这小孩有什么了不起”。此事因我当时在场，现在我还记忆犹新。在旧社会各

自为王的地區中，吳旗不知有多少受苦難的勞動人民，被這些傢伙害的傾家蕩產，家破人亡。張廷芝在吳旗更是無所不為，人所共知。他的二姨太太私通他的護兵逃跑西安，他為了泄他的惡氣，將龐發祥××全家殺害。為了他自己種大煙苗，將劉慶榮的老坟挖出，葬于荒郊。這些土皇帝殘害勞動人民，做的傷天害理的事，筆難盡述。

壓在人民頭上的苦難，無法忍受，因此激起了保安西區，吳旗城關，合水縣北部，于一九二九年農民發動了交農運動。金湯縣學生的抗浪抗捐風潮。當時參加交農運動的，我記有王兆基，劉丕勳，郭全有，劉儒仁，賀滿潮等同志。還有農民出身的哥老會頭子趙二娃。在南梁一帶造反。大革命失敗後，劉志丹同志在保安縣同曹立如，王子宜等建立了地下共產黨的組織——支部小組，準備迎接新的革命到來。

劉景瑞 82年12月12日

（此文刊登時有刪改）